



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
Chi-Mei Community University, Kaohsiung, Taiwan

主辦單位 | 高雄市政府
發行單位 |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
發行人 | 曾貴海
編輯群 | 張正揚、涂裕苓、周家慧、林怡伶、程雅芳、劉津君、邱明萱、陳曼淇、黃森蘭、周依禪、歐靜美、江怡廷

執行編輯 | 劉逸姿
校址 | 842 高雄市旗山區樹人路21號
信箱 | 842 高雄市旗山區旗尾郵政17號信箱
電話 | 07-6629378、6616600
傳真 | 07-6629379
網站 | <http://cmcu.ngo.org.tw/>
部落格 | <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cmcu>
出刊日期 | 2013年4月15日

NO. 66

免費贈閱 / 歡迎贊助 / 踴躍賜稿 / 敬請指教

香港CSA經驗交流會參與隨筆

社區協力農業是一種生活方式

文 | 張正揚（高雄市旗美社大主任）

香港嘉道理基金會於2012年10月16至20日，邀請了中港台三地不同類型，不同階段的社區協力農業（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，以下稱CSA）相關工作者，在香港嘉道理農場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。

由嘉道理基金會支持設立的社區伙伴（PCD，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），在過去數年對於大陸NPO有大量而多元的支持，同時也促進兩岸NPO的經驗交流，這些NPO的工作有許多是和CSA有關的；此外，中港台這幾年CSA經驗蓬勃發展，各式各樣的CSA案例不斷推出，其中涉及的不僅是形式，甚至是內涵的差異，因此嘉道理基金會決定辦理一次CSA的交流論壇，希冀不同的CSA經驗得以交流，更邀請參與者一起回顧CSA的發起初衷。

為了此次交流論壇的籌備，嘉道理基金會先在香港組織一個籌備團隊，團隊成員不僅包括香港推動CSA多年的工作伙伴們，甚至邀請台灣發起「穀東俱樂部」的賴青松等人一起參與。並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遠赴北京、台灣等地，和CSA相關工作者討論，釐清問題意識，邀請三地的相關工作者，共同組織建構出「生根—耕耘—落地」三個面向，前後連貫的議程。議程並不緊湊，正式的議程之間，則穿插大量的空檔，為三地伙伴們私下深入的交流創造空間。除了室內的討論，也安排了實地探訪，深入香港的農業以及CSA的具體實踐之處。

四、五天的交流，像是把人放在一個CSA的情境中專注以對。各地的CSA實踐經驗讓我很有收穫，更由於各地案例的觸動，讓我不禁想起我的農業與CSA參與經驗。

我的家族務農，從祖父，或者更早就開始了，母親的家族也是如此，幾塊面積不大的農地分散在各地，典型的台灣小農耕作。打從有記憶開始，農業就開始進入到生活中。曬穀和搶穀¹、收割黃豆和香蕉、運輸農產品…，這些勞動片段也沈澱在各時期的生命中，對我後來人生的發展造成可觀的影響。

這些農務的參與，絕大多數都侷限在「生產」面向，是的，早期「生產以外」的工作和農民是沒有太多關係的。以往，農民的生產成果，不論種植的是什麼，大抵只有兩個去處，交給農會，或是賣給盤商，只有非常少數的例外。換個角度看，農民對市場的網絡和遊戲規則因為缺乏接觸而陌生，中間隔了層盤商，也無從得知消費者這一端的反應。經年累月，這樣的關係就形成結構，農民也就成了那個結構的一部份—只負責生產。

一直要到這幾年，這樣的結構才開始鬆動。農民開始透過各種管道，例如網路、農民市集，甚至辦理收穫體驗活動，農民才有機會接觸到消費者，自消費者口中得知別人如何看待自家生產的作物。生產者能夠看見消費者，以及消費者能夠看見生產者，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，它讓農產品

不再只是單純的商品，而具有了某種人格，透過農產品而傳遞流動的，也不再只有金錢，還有情意、理念，甚至某種信仰。

在所有鬆動這種傳統結構的作法中，社區協力農業無疑是最具企圖心和挑戰性的。由於各地社會情境不同，CSA在不同的地區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。在CSA蓬勃發展的美國，國家農業部（USDA）對「社區協力農業」的是如此界定的，「基本而言，社區協力農業，包括一個致力支持某一農場營運的社群；而這農地，也在法定上或精神上，成為這社群的農園。在其中，生產者與消費者相互支助，共同擔當糧食生產的風險及豐收。農園或菜園的成員或股東，事先支付農場營運預估的費用，及農民的薪資。他們回頭得到的，是在整個生長季節中，農場收成的一定份量，以及與土地重新連結，而來的滿足。成員也分擔因天災、蟲害等而欠收的風險」²。

從美國農業部的定義中，我們可以看出CSA的基本精神：

這是一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同時參與，共同承擔生產過程風險和收成的作法，這樣的作法有別於傳統，由無法決定價格的小農生產者，單獨面對生產風險；也同於另外一種有能力決定價格的企業經營式農業，由企業主掌握收成。其中，預先支付農產品的金額，更極大地顛覆了農人的認知——有經驗的農民常說，「會種不是本事，會賣才是本事！」過往，農民不僅要面對生產過程中，天災等造成欠收的風險，還要面對豐收時，價格崩盤的風險。CSA的中文說法，社區協力農業，其中「協力」非常傳神地說明了這種意涵。

美國CSA實務工作者Elizabeth Henderson女士，作為一名CSA運動的推手，這幾年曾經數度應邀前來台灣訪問交流。在與Elizabeth數次的接觸當中，她有兩個對於CSA實踐的談話讓我印象深刻，第一是作為一名CSA的經營者，他在招募會員時，即明白將自己的成本，以及需求算出，需求的計算是建立在基本的生活滿足之上，亦即對Elizabeth而言，會員們提供的購買費用只要能滿足他這些基本開銷需求即可，他一點也沒有打算透過CSA賺更多的錢，這種作法相當大程度地區別了「想要賺更多錢」的動機。第二是他將成本計算出後，並沒有硬性規定各項農產品的價格，他將農產品的購買價格交由會員們自行評估決定，因此白領階級可能會以更高的價格購買農產品，但是藍領階級則會以較低的價格購買。

兩項作法，對於我們認知農業和生活，充滿了啟發性。前者的簡樸風格，對於資源益趨匱乏的地球，創造了一種友善的互動方式；後者則對於一個人，應當如何在一個群體和社會中，衡量自身能力以善盡相關責任，無疑具有重大啟示。

這麼說來，CSA其實不僅只是一種農業的新形式，其意義不僅侷限在經濟，而毋寧是一種具有前瞻性，進步性和全面性的生活方式。

1 使用風車，利用風力和重量的原理，自收割下來，含有各種雜質的穀堆中將穀粒篩選出，客家人謂之「搶穀」。

2 引用自青芽兒雜誌第13期(2005.09.10)，在該篇文章中，作者舒詩偉先生第一次使用了「社區協力農業」的說法。